

愛情跑馬

白晶 ◎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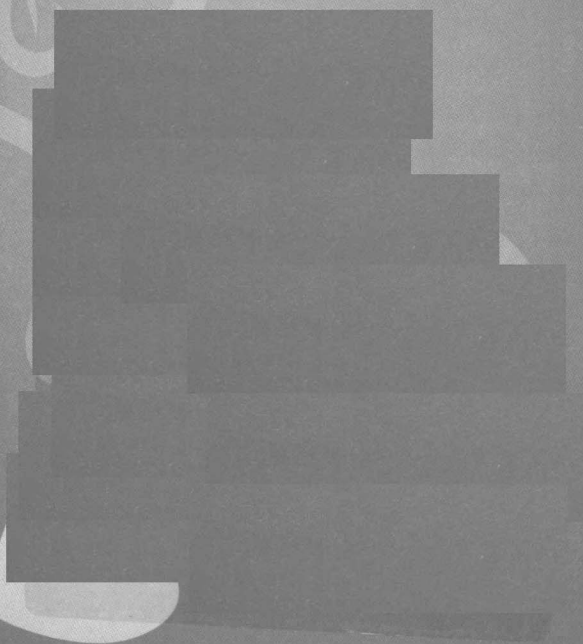
這是一部女人的史詩！
這是一個人性与伦理、
灵与肉、欢悅与痛楚
相互交织的爱情故事。



新世界出版社
NEW WORLD PRESS

愛情跑單

白晶 ◎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爱情跑单 / 白晶著. —北京: 新世界出版社, 2009.7

ISBN 978-7-5104-0393-4

I. 爱… II. 白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097041 号

爱情跑单

作 者: 白 晶

责任编辑: 连 慧

封面设计: 唯吾工作室

版式设计: 魏 华

责任印制: 李一鸣 杨 军

出版发行: 新世界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(100037)

发行部: (010)6899 5968 (010)6899 8733(传真)

总编室: (010)6899 5424 (010)6832 6679(传真)

<http://www.nwp.cn>

<http://www.newworld-press.com>

版权部: +8610 6899 6306

版权部电子信箱: frank@nwp.com.cn

印刷: 三河市华业印装厂

经销: 新华书店

开本: 660 × 960 1/16

字数: 160 千字 印张: 14

版次: 2009 年 8 月第 1 版 200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书号: ISBN 978-7-5104-0393-4

定价: 25.00 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凡购本社图书, 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等印装错误, 可随时退换。

客服电话: (010)6899 8638

引子

夫天地者，万物之逆旅也；

光阴者，百代之过客也。

而浮生若梦，为欢几何？

——李白《春夜宴诸从弟桃李园序》

怀了孩子，竟猜不出他的父亲是谁！天底下，哪有比这更离谱、更八卦的事？但是，这事儿就让 27 岁的美丽女人艾静遭遇了。

她揪着结出恶果的那段荒唐日子……若在他们间找到谜底，她就能从这座痛苦的城池中突围，属于自己命运的缰绳也可以被自己紧紧勒住。

但是，这又谈何容易？她仍要做，仍要把遗失的那块极重要的拼图找回来。似乎只有这样，“俄狄浦斯”情结抑或“伊利克特拉”情结的创伤，才能得到修复抑或弥合。

只是，她做得到吗？

Chapter 1

“刮宫手术，做还是不做？”大夫把病历本往前一扔，语气显得有些不耐烦。职业性的声音，冷得像冬日结冰的湖面。犹如屠夫在问牲畜的主人：“宰还是不宰？”

“您，您刚才说这个孩子，如果——”

“你都做过两次流产了，上一次还引起了炎症。再做刮宫手术，子宫就成烂网兜了，想再怀孕也难了！”

大夫的话，把艾静吓了一跳。她还不曾走入婚姻的殿堂，有个孩子陪在自己身边，却还是想的。只是，这孩子以这种方式降临，她却没有料到。

在她还想问什么时，大夫的语气更加冰冷了：“你想好再说吧！”没等艾静再说什么，她便头也不抬地喊着：“下一个！”

走廊的座椅上，候诊的年轻女子们大都是由人陪着来的，不是她们的母亲、阿姨，便是他们的丈夫或男友。艾静涨红着脸在他们面前走过时，像极了一段漂浮在河面上的木头，呆滞中透着极度的不安。她加快了逃离的脚步。

一句话，还是像锋刃一样闪着寒光，刺痛了她的眼睛：“那些流血的记忆仍在，血干了，伤口依然新鲜。”这是遗留在她梦境堤岸上的句子，只是，这枚记忆的贝壳，又怎是她能拾得起的？

Chapter 2

“怎么不吃?听林阿姨说你这几天胃口不好,这汤可是我专门让她给你煲的!香着呢!”田野看着艾静,语气很是温柔。

桌上的冬虫夏草狗肉汤,艾静连看一眼的兴趣都没有。怕田野失望,她还是勉强喝了一口。只是一小口,胃还是被翻搅起来。她很想跑到卫生间,痛痛快快地吐上一场,但她还是使劲地忍住了,她不想让田野知道自己怀孕的事。

与田野生活的这四年,他对她还是体贴入微的。虽然她不曾爱过他。

田野望着艾静涨红了的脸,伸手摸向她的脑门,问道:“你没发烧吧?”

艾静下意识地转头往旁边一闪,说:“没!是昨晚没睡好!我还是先去屋里躺一会儿吧。”

望着艾静的背影,田野好像是对自己又好像是对艾静说:“好好的日子不过,想写什么小说,想当什么作家呀!天天在家坐着就是作家了?要不这样,我找个人一天不停地和你说话,没完没了地说,这不就成了长篇小说了?”说完,他便把头埋汤碗上,津津有味地咂着嘴吃起来。

大夫的话,小锤子似的又一次在艾静耳鼓上猛敲。曾经的小生命还没有形成,就被拿了去。像一个个落在白纸上的错误,哪是用橡皮擦就能擦去那么简单的?

怨得了谁呢?艾静重重地叹了口气。

为了转移注意力,不让自己再艰难地跋涉在这些糗事里,艾静拿出杜

拉斯的《琴声如诉》。这是她最爱的一本小书，薄薄的，没什么情节，却撒满了杜拉斯的心情：

在一间咖啡馆里，一个女人被她深爱的男人用手枪射中了心脏，她让他这么做。她爱他。她想永远留住他的爱。于是，她让他把她杀了。枪杀案后，又一对男女不期地约在这间咖啡馆里。在他们对那件枪杀案的谈论中，感情也日笃起来。感觉自己将无法自拔时，女人在男人给她一个深情之吻后，却再也不去那个咖啡馆。她不想再这样进行下去，成为步被枪杀女人后尘的另一个女人。

艾静之所以喜欢杜拉斯的书，是她能在里面找到自己想要的东西或她想要的许多感觉，字里行间都有。

客厅里传来田野的鼾声。

艾静常常感到纳闷，田野的鼾竟然还可以这样打，就像一个一开口说话就喜欢高门大嗓的人，不那样说话好像就不会说话似的；而田野不那样打呼噜，好像就睡不着。

若艾静躺在田野身边，听着他煞有介事的鼾声，她的耳朵就会“嗡嗡”地噪响个不停，那感觉不亚于一场对听觉的恶意轮奸，让她想起来都觉得害怕。所以，在她的极力要求下，田野还是顺从了她，让她单独睡一间。

艾静走过去把电视机关了。

“别，别，我还看呢！”

电视机关掉的同时，田野却睁开眼睛说话了。这样的情形出现了很多次了，每次都是电视剧热热闹闹地播着，田野也“热闹”地睡着，但只要电视一关，他就醒了。

艾静叹了口气，又把电视机打开了。与此同时，田野的鼾声又像警报器似的拉响了。

走到阳台上，有清冷的风吹来，直灌到心底。她不由得打了个寒战，并下意识地吧睡袍裹紧。

初秋了。一天冷似一天，老天爷安排的事儿谁也阻止不了，就像谁也阻止不了田野那恼人的鼾声。天上没有月亮，也没有一颗星星。

不远处的墙根儿，叫春的猫儿“喵呜喵呜”地叫得人心里发毛，乍听上去像谁家的孩子刚死了妈一样，乖张惨烈得让人不忍去听。

比这更痛苦的嘶鸣，却响在了艾静的心里，只是别人听不到。

Chapter 3

又失眠了。

有雨声传来。虽然隔着窗子，艾静的心绪好像还是被浇湿了。主卧室那边，田野的鼾声还是穿透艾静这边紧闭的房门，在她的面前肆意而夸张地响着。

和比自己大近二十岁的男人绑在一起，这样的日子还要过多久呢？还有肚子里的孩子，田野想要吗？他早已有有一个上大学的儿子了。况且，她也不能断定肚子里的孩子就是他的！

虽然艾静不爱他，但她却不愿让他养其他男人的孩子。付出了那么多感情、那么多的疼爱，有一天却发现是他养着的女人离经叛道的种子。那么多不计代价的付出与心爱，却结出了背叛的果实，谁遇到了这种事都会起意杀人的。这不像那些从一开始就知道孩子是别人的，因爱着女人，也爱屋及乌地爱她的孩子。这两者之间有着天壤之别。

不爱，却让他去背负一个过重的情感与责任的行囊，艾静感觉这就像是一桩深重的罪孽，她一辈子都扛不起，更何况是田野呢？若把孩子拿掉，以后也许自己再也不会再有孩子了，这种惩罚，让她更难以接受。

曾经的海誓山盟，像一卷仍透着鲜墨味道的画轴，在艾静眼前依次铺展开。虽不忍卒读，但她仍要把记忆的伤疤狠狠地揭开。

这关乎肚子里孩子的去留，也关乎自己的后半生。

Chapter 4

那是四年前的事了。

那天早上，艾静艰难地睁开眼睛，恍惚中看到一张陌生中年男人的脸正摆在她面前。那张不胖但还算是棱角的脸显得有些浮肿，深陷在眉骨下的眼睛布满了血丝，下方兜起一圈青色的眼袋，让那双不大的眼睛活像装在内的两尾小鱼儿。

“醒了？”男人使劲地搓着双手，为她能睁开眼睛感到兴奋，脸上不多的肌肉似乎也在抽动着。

“你可知道，你已睡了三天！”他带有南方口音的普通话，说不上有磁性，却也厚实温和。

艾静打量着眼前这个男人，中等身材，不胖。虽然极度缺少睡眠，却掩不住眼睛里面泛起的光芒，举手投足间给人一种精明又不乏真诚的感觉。

她不认识他。可他坐在自己身边，肯定与自己有某种密切的关联。否则，他不会坐在这里，而且还用那种异常关切的眼神望着她。

这时艾静才注意到，自己头顶上方吊着输液的瓶子，臂上插着管子，有液体正一滴一滴地往静脉里送。旁边桌上的心脏监控器“嘀嘀”作响。

“为什么救我？为什么不让我死？为什么？”这句话在艾静的咽喉里翻腾了半天，还是被她艰难地吐了出来。

“你太年轻了！还有那么多好日子没过呢！”男人像叹息一样的声音随着气息吐了出来，“要不是那晚我喝多了酒，刚好到海边去透透风，刚好遇见你投海的那一幕……是上天之手在挽留你！是他还不想收你回去，你知

道吗？”

男人的语速很慢，每一个字窜进她的耳洞时，温柔得让她都不敢细听。

“你肚子里的孩子没了，医生说……”男人伸出手来，像是安慰似的帮她把额头散乱的一缕头发捋到耳后。

啊？孩子？这时她才想起肚子里还曾有过一个孩子！当时她那么想要他，现在却没了。越想要的老天却越不愿给。当你拼命想留住什么的时候，那个什么也许已离你越来越远；想珍惜时，将被珍惜的却已丢失。只是，她命都不想要了，孩子对她来说还有什么意义？

“你不该救我！真的不该！”她猛地摇头，腹部被扯得疼痛难忍，下体有东西突然流了出来。她曾有过一次人工流产的经验，她知道下面一定出血了。她停下来，嘴里还在嘟囔着：“你真的不该……”

“你的家人呢？要不要叫我联系他们？”男人不想再在这个问题上纠缠，便转移了话题。

“家人？”艾静想，若自己远在宁夏固原小村的父母，知道她现在的样子，准会气疯的。那里民风淳朴，观念传统，容不得自己家人有离经叛道的举动……好像都是这样：越是拙朴的，就越是传统守旧；他们受外来事物的影响越小，就越不容外来事物的干扰。也许，正是由于地域及世事的隔离，才让他们留住了属于自己的东西。

唉，家人！艾静不由得想到了一个人，肖俊雄，他若真称得上是家人的话，她还能走到这一步？投海，还不全是为了他……

艾静的双眉抽搐了一下。好像是身体上的疼，又好像是心上的。

面前的男人知趣地闭嘴了，静静地望着她，把她露在白被单外的手紧紧地握住了。

艾静则把脸扭向一边，泪水又流了下来。

Chapter 5

如果对残酷的人不够残酷，就有可能遭遇更大的甚至毁灭性的摧残。这个道理，艾静不是不懂，可事情到了跟前，她却一次次忍让退缩，以致最后把心灰意冷的自己，逼进了广阔无边的大海。

还是在放暑假的时候，工作才一年的艾静领着班里的学生军训回学校了。虽然只有半个月，但那种在太阳底下陪着学生立正稍息的日子，还是让她深感疲惫。她好想回家，好想躺在家里昏天黑地地睡上几天。还有俊雄，她好想让他抱抱自己，她的肌肤与心灵像一张多日没有进食的嘴巴，焦渴得像被太阳灼伤的土地！

家就在眼前了，艾静有些兴奋。虽然它还是临时租来的房子，有俊雄在，她的家就在。当她看到自家窗子上拉着窗帘，有灯光隐隐地透出来时，她的心好像一下子扑向了他的怀里。

她抑制着激动，悄悄转动着房门钥匙，她想给他一个意外的惊喜。推开门，她看见了床上那不堪入目的一幕，她脸上霎时起了丰富的变化，像变脸演员一样，由红到青再到白，依次变换着。她脸上所有的笑意一下子僵住了，接着是惊恐，而后是愤怒。

半年前，在为醉酒后的他宽衣时。解开衬衣钮扣的那一刻，她傻眼了，他的胸大肌及颈侧布满了紫红色的呈蝴蝶状的吻痕。难怪他有时候会和衣而睡，并一连好几天。她曾问过他为什么，他说自己感冒了，怕受风寒，原来他是为掩盖偷欢后的痕迹！

那次，艾静出走了。第二天上班时，她在学校门口看到了抱着一大束粉色香水百合的俊雄。金色的朝辉洒了穿着白色休闲运动衣的俊雄一身，艺术家特有的长发在肩头随风拂动，再加上他高大的身材，冷峻的外表，站在进进出出的学生及老师间，有种鹤立鸡群之感。看到艾静走来，他抱着花迎了上去。

艾静不理他，他就站在她面前。艾静侧身想躲开，他又迎上去，说：“老婆，你的学生有错你都能原谅，可老公认识到自己的错误，向你赔罪，你怎么不能一视同仁，给他一个机会？”一些同事或学生驻足在那里，饶有兴趣地望着他们。有位上了岁数的女老师甚至走上前说：“艾老师，你看这小伙子多真诚，有什么事不能好好说？”

艾静也不好再说什么，更不想把自己的学校当成舞台，把不能示人的私生活表演给大家看。便冷着脸对俊雄说：“我还得给学生上课，回头给你打电话吧！”

“不行，你不说原谅，我是不会走的！”俊雄仍拦在艾静面前。

上课铃响了。俊雄也不管有没有师生的目光投来，一下子抱住了艾静，在她脸上猛啃了两口。艾静一边抹着脸上的口水，一边从他身边逃开了。在她心里，她早已原谅他了，不原谅又有什么办法？只是，她不想就这么轻易把这一页翻过去，她也想让他尝尝“失去”她的滋味。

放学时，艾静刚走出校门，就看到学校门口的红色丰田轿车旁，俊雄仍捧着花束站在那里……这样的俊雄，让艾静想惩罚他的心都软了下来。周围是自己同事及学生的目光，她再不跟他回家，倒显得自己没有气量了。

她又一次原谅了他。她甚至在心里为他开脱，男人都这么好玩，等他们上了年纪，玩不动了，也就回家守着老婆过日子了。可是俊雄还这么年轻，他什么时候会把心收回来，什么时候老呀！这么想着，她的心又沉入了泥沼。

Chapter 6

肖俊雄正像他的名字一样，俊朗而雄健，往哪一站，都能给人眼前一亮的感觉。他还有一个双胞胎的弟弟肖俊伟。艾静就是因为俊伟而和俊雄有关系的，俊伟是艾静的同班同学。

刚到海城大学报到时，俊伟一眼就被眼前拖着行李箱，双肩背着大书包的艾静吸引住了。那天艾静穿着一件棉质无袖的白色连衣裙，裙摆长至膝部，脚上穿着一双黑色高跟凉鞋。长而直的头发，像一挂柔韧性极好的丝线，一直披散到腰际。好多同学，包括许多男生都是家长陪着来的，有的不仅有父母甚至还有爷爷奶奶姥姥姥爷跟着。她却是一个人来报到的，脸上涂满了对新环境与将要展开的新生活的好奇与茫然。

在一个个被簇拥的“小王子”、“小公主”中，她形单影只，倒也显得格外惹眼。更抢眼的还有她的清丽，她就像是那池没有被污染过的清波里刚刚浴过，又像从哪个只有蓝天、白云、鲜花和绿色植物而少有人迹的山野，染着一身纯净刚刚走出来似的。

俊伟不能想象，那样清瘦、内敛而美丽的女孩儿，还能拎得动这么多东西。他犹豫了一下，还是忍不住走上去说：“同学，我是中文系的新生，你需要帮忙吗？”

看到面前出现了这样一位英俊而阳光的男生，艾静的脸微微有些泛红。她腼腆地说：“这么巧，我也是中文系的。只是，咱们还不认识呢！”

俊伟伸出手来，还没等她反应过来，便握住她的手说：“这不就认识了？”

艾静纤长的手被包在了他的手里面。他的手汗津津的，大而有力。有股

说不出的热流，欢畅而羞涩地传遍她的周身，随之细密的汗珠子也顺着脊背往外钻。

她看着眼前的男生，从他的行为及言谈上一看便知是都市里长大的，率性而富有朝气。尤其是他那张略显瘦长的脸，挺拔的鼻梁上方，那双眼睛明亮而清澈。

艾静偷偷地打量着他，他不像那些从小城市走出来的男生，羞怯而胆小，因见识少和自己的出身及家境等原因少了那么些自信。

“那就不好意思了！”说着，艾静把手里拎的箱子递给他，有一种感动也随之递了过去。

“小意思啦！”俊伟笑吟吟地接过行李箱，与艾静一起向女生宿舍走去。

Chapter 7

在学生食堂门口，艾静碰到了“肖俊伟”。艾静的心随之像小兔子般狂跳起来，脸上泛起潮红。然而，“肖俊伟”却定定地看了她一会儿，好像是在对一个陌生人说话：“你是哪个系的？”艾静狐疑起来，不知是自己糊涂了还是眼前的大男孩糊涂了。他上午还帮她拿了行李，怎么到中午竟不认识她了？

“他是我哥俊雄，艺术系的；这位是我的新同学，艾静！”还没等艾静回过神来，俊伟从俊雄身后跑过来介绍说。于是，两个像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帅气男生，都对她笑着点了点头。

她望着他们，眼睛炫得有些发晕。“我爱踢球，所以肤色要深。你瞧——”哥哥说着把胳膊弯起来，同时臂上的肌肉也隆了出来，“这和我爱运动有关，而小弟俊伟要安静沉稳一些。”

艾静打量着他们，还真是！细看时，他们还真不一样。俊雄脸上的棱角更分明也更硬朗，走路时脚下生风，说话的语速也快；俊伟面部的线条要柔和多了，行为也温文舒缓。

从食堂打完饭后，三人坐在靠窗的位置边吃边聊。其实主要是他们哥俩在说，艾静则在一旁静静地听。当他们的目光与她对视时，她便面露羞涩地对他们点头或微笑。尽管这样，许多同学的目光还是被他们吸引了。

艾静与俊雄、俊伟哥俩之间，剪不断理还乱的情感纠葛，从这时开始了。